

夏天敏 最新力作

极地边城

polar town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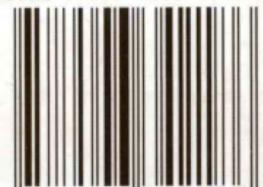
夏天敏
著

极地边城

心灵的 **极地** 演绎了多少生命经典
岁月的 **边城** 见证了多少往事如烟

定价:36.00 元

ISBN 978-7-5063-4218-7



9 787506 342186 >

极地边城

polar town

夏天敏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极地边城 / 夏天敏 著.—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8.10

(红树林文丛之五)

ISBN 978-7-5063-4218-7

I.极…II.夏…III.长篇小说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IV.1469.27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7212 号

书 名:极地边城

作 者:夏天敏

出 版:作家出版社

发 行: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

地 址: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(邮编:100026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丛书主编:林文照

出版监审:姜 琳

版式设计:孔祥武

责任编辑:王婷婷

印 刷: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2 印张 280 千字

印 数:0001-2000 册

版 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063-4218-7/I.569

定 价:3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如烟往事拂边城

夏天敏

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河流，故乡是永远郁结于胸的情结。年纪渐长，对故乡逝去的历史事件、人物、民情风俗、传闻掌故、人物轶事等等，反觉更加亲切、更加迷恋起来。

都说人老了容易怀旧，我还没到老而怀旧的年龄，还真实地生活在当下五彩缤纷、变幻莫测的世俗生活里。愿意不愿意，亲历不亲历，每天都会被直接的间接的生活信息、思想信息、社会信息弄得疲惫不堪。信息时代使我们的生活与世界同步，即使像我这样不懂电脑、不上网的人，每天一上班，一大堆报纸、书刊就让我头晕脑胀，匆匆读完也需一两个小时。而这两小时中，不少报纸是只读标题的，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，将其留下，择时再读。信息的密集，学海的无涯，让我感到自己的浅薄，感到自我的消失，觉得自己仅仅是大千世界的一粒微尘，存在与否是无需计较的。

这就使我想到已经成为历史的生活，古代乃至近代的乡村中国，是经济落后、交通滞后、信息闭塞的。仗剑去国、长歌当哭的悲壮，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期盼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的亲情，都使我们想到关山万里，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艰难。我们生活的这座古城，在过去的年代里，在地理概念、心理感觉上，曾经是那么遥远。从古城到宜宾，随着马帮走，餐风露宿，沐风栉雨，大抵是要半月左右的。在公路未通省城时，到昆明的时间也差不多。那时，五尺古道上悬崖壁立，河流湍急，荆莽丛生、匪盗出没，走这样的古道，何其艰难、何其危险是由此可见的了。这就造成了我们过

去的故乡,在地理意义上以及在人们心理上的极地印象,也使我们的古城,保持了边城的特色。

极其落后的交通,偏僻的环境,大山围困的边城,形成了独特的边地文化。这种文化是以交通阻塞、信息封闭为背景形成的,因此就带有很强的地域性,这就是为什么在封闭的地方能够留下独特的文化遗产的原因。如果四通八达,那遗产还留得住么?于是,边地、古城就成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绪。这种情绪存之越长,思念越浓,情之越深,促使我动笔写了这部长篇。

边地生活,是充满神秘色彩的;边地古城,同样也是神秘的。一个被重重迭迭的大山围住的边城,其神秘和撩人心魂的是,它既有独特的地域文化,又不可思议的拥有西方先进文明。早在一百多年前,西方的传教士就进入到边地,在边地创建了教堂、教会医院、教会学校,在一年难得洗几次澡的地方修了露天游泳池,就有了唱诗班。两种对比强烈相差极大的文化,在蛮荒的地方和谐共存、互相渗透。

在这部作品里,边城仅仅是我写作的背景,里面的人和事也纯属虚构。我试图用自己的眼光和理解来重新认识和解构,重塑那一段历史生活。所以,我作品里的人和历史上边地的人已经完全分离了,他们是我放在边城如烟往事中的人,是我心中的人。边城的历史、文化、风俗的文明传承,使他们变成了独特的“这一个”。如果读者觉得这些人物还真实可信,说明艺术的真实远比生活的真实更符合创作规律。

人到中年,诸事繁杂,我现在总有一种撑不住的感觉,很多时候也想放下写作轻松轻松,但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,我做不到遗世独立,高蹈凌云,世俗生活使我成了世俗的人。一个作家如果作品已经写到谈禅的地步,这个作家大概也就是清淡家而不是作家了。烟火味是作家的创作底线,脱离了生活的烟火味,实际已经远离生活了。愿我们的写作者还是伏在底层,多食人间烟火味吧。

是为序。

第一章

那天晚上，裴云霓小姐坐在温暖的壁炉前看书。这是初秋的天气，白天气候还很燥热的，万里无云，天空湛蓝得叫人心生惆怅和伤感。太阳热辣辣地晒着，一望无垠的稻田里的稻子金灿灿的，是满坝子的金灿灿的稻子，把太阳也映得金灿灿的了。于是，看稻田看得久了的云霓小姐，看山，是迤迤邐邐的金灿灿的山；看水，是潺潺缓缓的金灿灿的水；连那浓绿得化解不开的树林，也是金灿灿的树林了。这是一个丰收的年，再过半个多月，就可以开镰割稻了。云霓小姐在稻田的田埂上，在小路上缓缓移动，她自己撑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，随着她的几个丫环，也撑着红色的、黑色的、蓝色的伞，没有家丁跟着，云霓小姐很讨厌有家丁跟随，那感觉，自己就是个到处显摆的土财主了。云霓小姐走路原是很快的，但她不能快走，一是她要慢慢地欣赏田野的景致，察看稻田的收成；二是在小路上、田埂上也是走不快的。小路上浮土盖脚，走快了就尘土飞扬。田埂逼仄，有野草野花，还有绊脚的刺棵。她们就小小心心地在田埂上走，这一走就走出了一道风景。云霓小姐和她的几个丫环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，撑着色彩艳丽的伞，蓝天丽日，金风飒飒，稻田漫漫，一片金灿灿的风光。她们在这金灿灿的背景下，就是金色草原

上的几朵艳丽的蘑菇了,就是几朵缓缓移动的花朵了,就是春潮骤涨的河流里的几瓣桃花了。

白天是那样的热,云霓小姐在田地走了一圈回来,感到全身都湿透了。她去洗了个澡,家里是有浴盆的,浴盆雪白,细腻而光洁。她很喜欢这白色的浴盆,它给人一种洁白无暇的感觉,那上面有一点尘垢,有一点污迹,都显示得清清楚楚,可以把它拭擦得纤尘不染。家里有一只紫檀的洗澡盆,应该说是桶,是用一棵几人才抱得拢的树干挖成的,是很珍贵的。母亲从山里搬出来时舍不得丢,但从山里拿出来的过程是很难想象的。从那纵横起伏、气势磅礴的山区,从那壁立千仞、流岚缠绕、深不可测的崖壁上的小路要将它拿出来,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有的崖壁上仅容一人行走,走时人要尽量靠里,耳朵会擦到崖壁,这样的地方,母亲竟然不管不顾,非要让人把它拿出来不可。

母亲是太珍爱那个浴桶了,将水放满,在里面置个凳子,水淹至脖子,人在里面泡着,热气氤氲,香味扑鼻,透体舒泰。这紫檀木做的浴桶,是上了千年的精灵,会释放奇异的香味,且弥久不衰。它还能治一些病,譬如皮肤搔痒,出现丘疹、麻疹,以及头疼脑热、浑身酸疼,甚至胃胀胃疼、消化不良等等,在那个檀木浴桶里洗一阵,然后坐在太师椅上,吃一碗银杏木耳冰糖羹,再美美地睡一觉,第二天就神清气爽,疼痛脑热胃胀搔痒等都消除了。难怪母亲非常严厉地说不把紫檀木桶拿出去,我就不走,永远在山里一辈子。

云霓小姐也知道紫檀木桶的种种好处,也相信它的神奇的保健疗效。不仅如此,她对这紫檀木桶还有种感恩之心、敬畏之心。母亲生她的时候,疼了三天三夜,叫了三天三夜,把嘴唇都咬烂了,把床褥都撕烂了,就是生不下来。接生婆是方圆几十里最有经验、最受人尊敬的接生婆。接生婆急得脸色惨白,抓着腮,急得团团转,以至于跪在地下长伏不起,不停地哭泣。她知道责任的重大,出现不虞是她承担不起的。待产妇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,是个大山一般

凛然一般威严一般尊崇的人，她被这沉重的大山一般的重压吓得长哭不已。母亲突然止住了撕心的叫，让接生婆起来，让家人去迅速烧水。接生婆大惊，在山里生产时是严禁入水的，她相信传统的说法，接触水会带来很多疾病。母亲威严地打断她的请求，见她吓得瘫软的样子又有了恻隐之心，说不要你管，我做的事我担当。水温热了，注了满满一桶，母亲让人去正房背后的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取一种什么草药。药拿来了，干枯、乌黑、乱麻似的一团，母亲将它丢在里面，叫人将她抱进桶里，在接生婆的惊恐、疑虑、不安中，母亲在水里长长地大叫一声，她生出来了。是母亲将她举出水面，是接生婆在水里将她的脐带剪断的。

以后，当有人称赞她皮肤白皙透红时，母亲总是骄傲地说你们晓得她是在哪里出生的？在水里！在水里生的能太白吗？能不红润吗？

尽管这紫檀木的洗澡桶是如此神奇，具有这么多医疗保健作用，云霓小姐对它还是热爱不起来。这种神奇的木桶生长的年代太久远了，久远得不要说是她，就是她这个家族的多少代人加起来的总数也没有它的年纪大。对于久远的东西她总是有一种复杂的心理，既是敬畏又是惧怕。这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云霓小姐看到它粗大笨重而又发出漆黑如古钟的光来时，她总是觉得它身上有许多洗不掉的污垢，即使反反复复地洗，洗出来的水已经是清亮无比，像山泉一般晶莹了，她仍然觉得它的身上一定已经渗透进很多污垢，并且渗透得很深了，深得已经和它本身一样浑然一体。

所以，无论母亲总是念叨，总是不解和不满，她仍然坚持要用洁白的搪瓷的浴缸。这浴缸是大哥从法国买来送给她的。对于法国、美国、日本、英国什么的，母亲总是闹不明白，她相信那是遥远的蛮荒之地，那里的人一定是很野蛮的。而她呢，读过本城的女子中学，并且上的是高中部，这在那个时代，是很少很少的。她喜欢这长长的洁白如玉、细腻光滑的浴缸。洁白的浴缸使她感到洁净的真

实,从肉眼到心灵,她都觉得这洁净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她更喜欢浴缸放满水时的感觉,放满水的浴缸水变得有些发蓝,这就使人想到大海,想到遥远的大海彼岸的国度。那遥远的国度里的种种事物,总是充满神奇的诱惑。她喜欢在洗浴时亲手撒上自己去花园里采来的玫瑰花瓣,那粉红的花瓣,根部是浅白色的,逐渐过渡为粉红或深红色。这样的颜色就有些扑朔迷离的感觉。她喜欢玫瑰花瓣的浓郁的馨香,这馨香是可以吃的。她和丫环们做的玫瑰糖就是深入肺腑、沁人心脾的。这馨香泡在水里,水汽氤氲的浴缸里冒出的袅袅的水汽,就是扑鼻的香味了。她还相信这馨香是会渗入皮肤的,所以,当有人问她擦的是什么香水时,她总是笑而不答。问她的多是边城的太太和名媛,她们神秘兮兮地猜测她用的香水的牌子,想模仿她,以期自己也能发出这样的沁入肺腑的幽香。

洗完澡吃完晚饭,天气就冷下来了。高原坝子的天气总是这样,早上薄霜满地,云层笼罩,中午太阳挤出云层,而云层也像被太阳灼疼一般,在金光万束的阳光下倏然而退,眨眼间消失得干干净净,天空就变得湛蓝深邃了。当太阳的光潮水般铺洒下来,天气酷热无比,坝里的稻田里的稻子,被晒得坚硬粗砺,热风一吹,互相碰撞发出金属一般的钝响,人就热得连衬衣也穿不住了。下午呢,北边山丫口起了雾罩,凉风就来了,气温骤然下降,山上的树木,坝里的万物,都瑟瑟缩缩,颤栗不已。

这时,就需要烤火了。坝里的农家,燃起了柴火,在柴火边围坐取暖。他们点的灯多是桐油灯。煤油灯是极少的,那是洋油,一般人家是点不起的。而云霓小姐已经洗完澡吃过饭。母亲在她的佛堂里念经,母亲要她也念,她拂不了母亲的意见,总是匆匆地跪拜,匆匆地念一阵,就来到她的房间了。

她的房间是间不太大的房间,当然,说不大,是相对整座庭院来说的,庭院是太大了,就是住上一营人也不会拥挤的。但她嫌太空旷,她喜欢宽大而不喜欢空旷,空旷容易产生寂寞之感、孤独之

感,而她是喜欢清静而不喜欢寂寞的。所以,她的房间是宽阔整洁而又紧凑的,与整座建筑的风格相比,她的房间和会客厅是完全不同的。她和母亲住的庭院,完完全全是仿宫廷的建筑,歇山似的屋脊,飞檐翘角、檐铃叮咚。四合院似的结构,高大的廊柱,雕龙画凤的门窗,天井全是一块块四四方方的青石镶嵌的,光洁细腻,发出清幽幽的光。庭院里置以假山,凿有水池,水池护以汉白玉围栏,池中荷花刚开完,留有残荷听雨声。还有芭蕉、腊梅、盆栽菊花,几丛翠竹。是完全的中国传统建筑,处处透露出江南水乡的建筑韵味。云霓小姐喜欢这种典雅的韵味,喜欢随处弥漫的无处不在的古色古香,但她更喜欢西式的内部装修和西式的生活设施。这两种不同风格不同韵味的建筑装修,在这里完全融为一体了。

这在高原小城,是绝无仅有的。古典的建筑随处可见,但完全西式的内部装修,是云霓小姐的独创。整座庞大的建筑群里,只有她一个人的房间客厅是完全西化的。整座建筑的柱子、门窗、板壁、天花板、地板、桌椅、床柜,全是褐色的,褐色显得庄重、沉静,但也显得死气沉沉,了无生气。云霓小姐房间全用油漆刷得雪白,天花板上的装饰线条是石膏做的,凸凹有致,简洁明了。洁白的壁橱,流畅而又精致的简略图案,白色的茶几,白色的花架,花架上造型别致的盆景。盆景缩龙为寸,枯槁苍劲扭拗的树桩上是一片瀑布似的浓绿,在白色的背景下格外醒目,格外雅致。宽大的白色的沙发床,白色的床单、床罩,白色的硕大蓬松的枕头。整个房间全是白色的世界,光线充足,空气清新,爽心悦目。

云霓小姐的闺房,自然是许多人都无法走进的。就是能进她家的庭院,也是要有相当身份的人在门房通报后,得到允许才能进入的。能进她闺房的,除了母亲只有几个闺中密友。母亲对她的闺房的设计,尤其是用白色作基调的作派十分反感,甚至在装修之初就坚决反对。那是什么年代?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果是香港、上海、广州,这种装修倒也不足为奇。可是这是啥地方?是远在西南边陲、万

山壅塞、山摩云宵、地接深壑的大山深处的边远小城。从外面进入这里，走古五尺道，要一个月才能到达。五尺道是古代栈道，系在山脚、山腰、山顶、悬崖绝壁、峡谷急流之上。所有运输，全是人背马驮，云霓小姐的种种奇思妙想，种种作派，无不令人瞠目结舌。

云霓小姐是非常孝顺母亲的，可那次她非常执拗地不听母亲的劝阻。母亲说白色是什么？白色是凶兆，是不祥兆。你见过谁用白色来装房子，来刷家具？只有死人才用白色，只有戴孝帕才用白色。母亲说这话时连连念了几遍阿弥陀佛、罪过罪过。母亲甚至让丫环拿清水来漱了口，她觉得刚才讲了这些不吉利的话是污了口的，她要连水带晦气一起漱掉。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态度坚决地反对她用白色装修房间。

一连在床上睡了几天，云霓小姐用不吃不喝不起床来对抗母亲。她实在太热爱白色了，她热爱这洁白无暇的颜色渗透到骨髓里。她一想起在大山深处的老家，一想起那巍峨的古堡似的矗立在悬崖上的阴沉沉的寨子，一想起寨子逼仄的天井和不开窗子的黑沉沉的房间，她就感到心悸和厌恶。在山区不开窗子是有道理的，山区匪患多，今天窜来一股流匪，明天窜来一帮山贼，他们手持长枪，行动敏捷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打家劫舍，杀人放火，到处弥漫着恐惧和不安的血腥。她老家的寨子是石条砌的墙，坚固无比却不留窗子。屋里的板壁，经过长年累月的柴火的熏染，全变成黑漆漆的，童年时住在这阴暗潮湿、阴森恐怖、空气污浊的房子里，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也留下了许多时刻缠绕她的噩梦。所以，在所有事情上都十分孝顺母亲的她，这次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按母亲的愿望来装修房子。她坚持了三天，母亲就坚持不住了，母亲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、念经、祈祷，母亲恳请无所不能、普渡众生的菩萨除去她的邪念。母亲觉得不是中了邪她一定不会有这种近似荒唐、荒谬、不合人情不合常理的想法的。可是，经也念了，愿也许了，祈祷的内容也说了，她仍然不吃不喝、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。那几天母

亲除了念经就是守着她，让厨师做了许多她喜欢吃的东西送来，她亲用手汤勺舀来喂她，可她眼也不睁。母亲想这一定是邪恶的魔鬼附身了。如果是在山里的古堡里，她早就叫人找巫师来做法事了，可这里毕竟是堂堂皇皇的裴府，一举一动都被人们关注着，传出去说裴云霓小姐中了邪毕竟不好听。母亲情急之中，派人去城里行政公署让人给她大儿子，那个威名显赫、权高位重的大儿子裴云翔打电话。裴云翔驻扎在成都，是一个军的军长。裴云翔在电话里哈哈大笑，说告诉老夫人，这不是什么事。云霓愿咋做让她做，也就是个人喜好，无非就是受了点外国文化的影响，跟犯忌、犯煞啥的不冲撞。母亲听到大儿子的话，就不再坚持了，大儿子是将军、是将星、是威慑西南的大官，他说不怕冲撞谁还敢冲撞。于是，裴云霓小姐得到母亲的恩准，高高兴兴起了床，洗了脸，化了妆，高高兴兴地风卷残云似的吃了半桌的饭菜。母亲一边心疼一边嗔怪，慢慢吃，没人和你抢的。你这副馋相，像啥大家闺秀，倒和乡间的大脚丫头差不多。

确实，裴云霓小姐身上有很多复杂的、混合的东西。她既是名门望族，权势显赫的大家闺秀，又是在悬崖陡立、云雾缭绕的大山上的古堡里出生的。尽管家世尊贵，但她却是混杂在泥土一般的山里娃娃中长大的。儿时的生活，是她一生抹不去的痕迹，这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。她又在读书的年纪被送到边城唯一的由教会办的女子中学读书，这所类似于贵族学校的女子中学，学生多是边城里的达官显贵、富商大贾的子女。在这里，她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，学会弹钢琴。请注意，这钢琴是从遥远的法兰西漂洋过海运来的，再由马帮小心翼翼地伺候金枝玉叶公主一样驮到大山深处的边城，路上历时一个多月，走过多少陡崖，涉过多少激流，遭遇过土匪。鸡声茅店夜，人迹板桥霜，磕磕绊绊驮来竟然没有一点擦痕。琴面光洁如洗，细腻可人，琴声叮叮铛铛，清脆悦耳，山泉般流淌。教她们弹钢琴的是金发碧眼的英国籍凯瑟琳女士，她是基督教会里的修

女,受过系统的良好教育,她在教会的女子中学兼任音乐课。在这所中学里,她还学会了绘画,当然不是本地画家萧竹斋老先生画的中国画,而是西洋画。从静物写生开始,从几何形、圆柱形、矩形等石膏模型开始学习素描。还学过静物写生,画几束绚丽多姿的杜鹃花,这种花本地叫木耳花,可以吃的,把极珍贵的花当野菜吃了。还画过石榴、桃子、杏子,唯独没画过苹果。那时边城没有苹果,谁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后,苹果却成了这个边地市的品牌,走红全国。当然,她最喜欢画的还是水彩画,她喜欢水彩画水汽淋漓、润湿润湿的感觉,水淋淋的,毛绒绒的,半透明的,像才出壳的小鸡身上的毛,毛绒绒地撩人心思。她在教会学校学会了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,她喜欢它、热爱它。当然,这也不妨碍她喜欢古老的寺庙、石桥,喜欢枯藤、老树、昏鸦、小桥、流水、人家韵味的乡村景致。也不妨碍她喜欢郑板桥的竹,廖廖几枝、删繁就简,神锁骨玉、亭亭玉立、神形兼备。也不妨碍她喜欢王羲之、柳公权、赵孟頫的字,或典雅、或端庄、或俊逸、或清爽,总令她心驰神往。

云霓小姐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饿了几天后,她在母亲的注视下毫无顾忌,胡吃海填,风卷残云将满满一桌菜吃了小半,吃得舒心展意,吃得香甜无比,毫不在乎自己的吃相。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,说你这样子,该生在贫贱人家才对,想咋吃就咋吃,想咋做就咋做。她倒真的有些羞赧了,这是女人的本能羞赧,这是出生在富贵人家的羞赧。其实她是很注意仪表和行为的,不说典雅尊贵,仪态万千,至少她平时的行为还是规范成大家闺秀的。可是,在饥饿的状态下,在只有母亲在的环境里,她不经意间就露出了儿时 in 深山峡谷、崇山峻岭的山村,在古堡似的寨子里养成的习惯。

偶尔露出的儿时生活的野性和陋习,与云霓小姐现在的优雅的生活习惯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。事实上,在她的生活中,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。她能骑马,能打枪,并且打得百发百中,但这些现在都使用不上。她也要按大家闺秀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、展示

自己。像今天晚上，她的心情很好，中午她在自己的领地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，田地里的庄稼长得非常好，包谷林黑油油的一片，在斜坡上的地里绵绵而去，消失在山脚下。山下的稻谷长势很好，低矮而茁壮的稻杆上压满沉甸甸的谷穗。云霓小姐之所以高兴，是她组织开垦了这片土地，所以她的心情就会像农民经过辛勤的劳动获得丰收时的喜悦一样。

现在，她终于可以静静地在温暖如春的客厅里，烤着壁炉看书了。当初装修房子时，她请了教堂里的牧师来帮助设计。这些为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而漂洋过海，深入大西南不毛之地的牧师，也基本上忘了壁炉了。他们为了与当地的人更好地融入，入乡随俗，也烤起了地火塘。那种在地下挖一个大坑，用砖砌成炉塘，留下灰洞与地面一样齐的地火塘。这种火塘没有烟管和烟道，一烧火，屋里乌烟弥漫，呛得人透不过气。他们这样的火塘边与当地教民谈圣经，谈基督教的定义，谈耶稣殉难，在这边地风情的木板房里，他们的耶稣，他们的宗教渐渐地融入到边地群众中去了。热心于传播宗教的牧师凭着记忆来帮助云霓小姐设计壁炉，温暖的壁炉使他想起了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国度，想起自己的家乡，他眼睛湿润了。他说只要有空，他就想来这里烤烤壁炉，喝杯红酒，看看《圣经》。云霓小姐，不知道你欢不欢迎。云霓小姐自然是很诚恳地表示欢迎的。只是这个牧师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来到。

打开电源，房顶上的枝形吊灯亮了，房间四角的壁灯也亮了，房间里金光灿烂，所有的家俱都笼罩在灯火辉煌的华彩和温馨里。云霓小姐在房间里默默地看了一会，她就将顶灯和壁灯的开关关了，顺手拉开了立灯电源。这是云霓小姐的习惯，她每天晚上都要开一会儿房间里所有的灯，她要感受一下金光灿烂、流光溢彩的辉煌感觉，感觉一下现代文明带来的特殊感觉，给自己一个舒适、温馨、阳光、透明的感觉。但她只开一会儿，她不忍心多开。在这茫茫的乌蒙大山里，几乎所有人家都是天一黑就睡觉。他们用来照明

的多为松明子,好一点的人家,也就是桐油灯,能用煤油的也算家底很殷实的人家了。而用电,在这边地小城里是最近的事。边地小城里唯一的一家发电公司,是她和驻军司令刘羽鹏将军联合创办的。刘羽鹏是大哥的部下,是大哥一手栽培起来的。发电公司设在城里的远威街上,原是一片废墟。关于这家火力发电公司创办的艰辛,至今她想起来既感到自豪,也感到心悸,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困难。这也不说,云霓小姐不愿意浪费电不是电费的问题。电厂就是自己办的,就像在自家的国度里,想用多少就用多少。而是电厂发电量太低,除了专署和一些机关,几户大户人家外,都用不上电。她在一个夜晚应女中校长邀请去参加晚会,看到她们表演节目是在蜡烛光的影影绰绰、朦朦胧胧、幽暗不明的台上表演的。这不是剧情需要也不是刻意制造舞台效果,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她又去察看了教师寝室,一切都还和她当年读书时一模一样,每个学生的课桌上都摆着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,灯光摇曳,把她们俊俏、稚气的脸弄得忽明忽暗。教室里烟雾弥漫,一大股难闻的气味直钻肺腑。她想起她读书时的情景,每天早上起来,鼻孔里都是黑的,无论用什么香水,身上都透着一股煤油味。她心里有些不好受。她说校长大人,你把我请来不仅是看戏吧?女中校长是个长相苍老的女人,和云霓小姐是女中同学,这位同学东渡日本去留学,学的是教育,回来后在女中当了校长。校长说你呀,真是颖悟极好的人,我在想,如果你现在还在这烛光闪烁、幽暗不明的礼堂里演出,在教室里上自习,在寝室里看小说,你会作何感想呢?云霓小姐说感受相同,你不要绕圈子了,你不就是要电嘛,这事我来想办法。校长拉着她,猛地拥抱了一下,说我代表全校师生感谢你了。

和羽鹏将军商量,他们决定断了几家并无重要政务机关的电。本来要断商会的电的,羽鹏将军说算了吧,我们很多事还要靠他们支持的。云霓小姐说那只有先断我们的电了,要不然电仍是够用的。羽鹏将军说要断先断我那里的电,我把一些部门清理一下,确

实不太需要电的，可以断。云霓小姐说那怎么行，你那里是军事重地，说啥也不能断电。我把家室的电限制一下吧。羽鹏将军是云霓小姐非常敬重的人，但有一条她内心很不舒服，就是这人太古板，太封建，她的一言一行他都要过问。

立灯就放在壁炉前，在她的沙发侧边。立灯的顶端，她放了一个水红色的灯罩。这个立锥形的灯罩下垂着红色的流苏。灯一开，云霓小姐的房间就成粉红色的温馨的世界了。云霓小姐从书橱上取下一本书，是《普希金诗选》，这是大哥在上海为她买的，同时买的还有《圣经》、《创世纪》等一大批书。今天晚上，她不太想看《圣经》，她想读一点优美的抒情的作品。她还有一些书籍，是不敢列在书架上的。如《茶花女》、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《苔丝》，还有《西厢记》、《红楼梦》之类。她要读这些书，就悄悄地从一个密封的壁柜里取出来，反正母亲是识字不多的，对这些外国书她基本不懂。有时问她看什么书？她总是说《圣经》或者《地藏经》、《易经》之类。但很奇怪的是，她看啥书总要被刘羽鹏将军知道。刘羽鹏将军总要不动声色地说又看那些坏书了吧，《西厢记》是不是？

她今晚想读的就是优美一些、抒情一些的书，所以她选了《普希金诗选》，这个俄国大诗人的作品，穿越了历史的迷雾地域的限制，来到了这个偏僻蛮荒、至今连公路都不通的遥远边地，在边地的极少数的人群中传播，这真是个神奇的现象。边地的茫茫大山里，巫术横行，蒙昧滋生，到处是神鬼的踪迹。放蛊、端公、师娘作法、神树显灵、蝙蝠成精、赶尸，无所不有。而电灯、钢琴、足球、西医、西洋画等也渐渐渗入。云霓小姐就是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人。她在普希金圣洁的诗歌里旅行，在莫斯科的城堡里，在伏尔加河的纤夫中，在茫茫的森林里，在皇村放飞思绪。

普希金优美、抒情的诗，普希金热烈而又忧伤的气质，普希金美丽诗歌里的淡淡忧郁，渐渐感动了霓云小姐，她的思绪飘入了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国土中，飘入了无涯无际的莽莽森森的白雪中，飘